## 編後語

過去十年,漢語學界思潮湧動。無論是以哲學角度建構一個化解敵我、消融內外、具普遍意義的天下體系;抑或是在歷史領域提出從周邊角度看中國,並由之延伸的中國內與外的研究方案;又或是旨在以中國領土外的華語社群及中國內部使用普通話的少數民族為關注對象的華語語系研究,莫不以超克由漢族建構起來的中國中心觀之弊漏,以求突破既有研究範式,進而探尋其他理論可能性為其主要關切。而上世紀90年代中期由何炳棣、羅友枝(Evelyn S. Rawski)在海外掀起清王朝漢化問題的討論,由此催生日後「新清史」學派的形成,所爭論者不管是在漢化定義、民族融合對立,乃至學術與政治之間,均與上述諸種理論合轍,遙相呼應。這場持續四分之一世紀的爭論雖未偃旗息鼓,但長期的學術積澱,多少能作階段性總結。

今年5月,香港大學邀請了劉小萌、歐立德 (Mark C. Elliott) 就滿族研究發展 史、當前研究熱點,以及未來可能走向等議題進行對談。他們立場縱有分歧,但 都抱持求同存異的精神,坦誠交換看法,進行了君子之辯。蒙主辦單位和與會者 允准,本刊把對談整理發表在「二十一世紀評論」欄目,以饗讀者。另外,本期 選評劉曉原和羅友枝新著,從中亦能窺見相關討論的前沿發展,值得細讀。

今期共發論文多篇。黃紹倫和宋明煒的文章與「跨界」有關。黃紹倫着眼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中期全球最龐大的中國和印度海外移民潮,他以對待「游魂」的態度作為比較兩者的關鍵,從而探討彼此行為模式的差異。宋明煒總體評述近年中國科幻小說的發展,重點介紹劉慈欣和韓松的作品,指出他們以再現「不可見」之物的獨特方法把現實與想像的世界相連。另外,此前推出兩輯文革專號,頗有迴響,本期續刊相關文章。黃心村討論少人注意的、文革後期的視聽文化,尤其追溯上世紀80年代前有關電視作為新媒體的話語建構過程;彭麗君則重新審視知識份子參與文革文化的歷史,突出以「犧牲品」和「鬼」這兩個概念探討知識份子如何成為一種凝聚社會的負面力量,並從中理解「代罪羔羊」和「社會模仿」的關係。

此外,李連江、劉明興研究吏紳共謀這種抗爭政治的特殊形式,並區分目的型吏紳共謀和工具型吏紳共謀,深入分析其所產生的原因、過程和運作機制,並指出其對社會和國家關係的構建意義。沈志華繼續介紹金日成走向權力頂峰的故事,重點描述金日成在「波匈事件」後如何肅清黨內政治對手,同時向蘇聯表示支持,積極調整國內政策,並向中國示好的過程。魯明軍注意到近年海外舉辦的中國當代藝術展覽,呈現的中國形象已不再是一個自治的主體。在全球化日益熾熱的今天,中國與世界相互勾連,衍生的結果是自身的社會變革和藝術生產方式的改變。他透過幾位當代中國藝術家的個案,揭示中國在全球化背境下的多重主體性面目。